

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快

在運動裏尋找差異

In search of movements of differences

百感交集。一個星期前，與編輯談話時說這會是一篇關於政治與差別／差異的文章；到今時今日，立法會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提上人大作解釋的議案，差不多一致通過（兩票反對），好不諷刺！

兩個星期前，計劃這篇文章之時其實是參與了一個名為「毋忘六四，毋忘什麼」的研究會後心有所感；本來想帶出在大民主路上，個別小單位如性別／勞工／文化等議題通通要靠邊站的政治現實，及從而反思差異政治；現在因為居港權的問題，焦點都反射到另一個角落（當然仍只是角落，不是在台的中央）。反復思量唯有從當天研討會大家又開到老遠（不是談六四本身）的東西開始再作反映／反射！

記得文思慧帶出 one list com. 的問題（即在網上討論關於現在香港的狀況與政府的問題，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沒法推「廣」及拉「闊」），我想將之與邵國華所帶出的「差異」一併來談。邵指出六四對他最大的啟發，就是「差異」：在任何一種運動裏總有不同的聲音，而這是必須的，不可以如「支聯會」一樣本身其實也是另「一」種霸權，大眾根本無法參與，如此何為民主？但是，我想這樣談差異說得太過輕鬆，香港現在的問題，一，不是沒有差異，而是沒有讓差異或與主流（大）不同的意見／態度／思想／思想方法（即我們怎樣到達某些意見／態度／思想）存在的機制和空間，且有力的對抗／制衡壓掉差異的龐大政治經濟利益共犯；二，差異重要，但沒多少人自覺在香港差異怎樣現身才重要，及自覺差異本身不只是主流的相對面，而是多樣多元的不同意見，這是意識的議題，亦令我想到文思慧的 one list com. 的問題——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參與研討會上街遊行集會碰口撞面熟口熟面，香港真係咁細（都幾似大家去藝術中心睇戲或到文化中心小劇院睇劇場）？！另一個與會者提出對香港政治悶局的擔心，及再說及小圈子自覺的問題，結論都很無奈，當時在討論會上大家還憂慮政府若真的存心騙大眾找人大解釋居港權問題就不知如何是好，香港將會進入另一個更艱難的時代。問題兜了一個大圈返回毋忘六四毋忘什麼的現實問題——在今時今日，談八九民運（其實不只是六四事件），還有什麼意義。





十年前，到今天，我依然無法想像在八九民運期間大家可以擁有無窮的精神與力量；又或者，在追求社會公義、愛與和平（浪漫革命想像）所牽引的無窮精神與力量；現在，我們大家都鎖着眉，大叫無計可施。回想真的依然無法想像，自己怎樣可以放棄身邊的所有事罷課罷考，埋頭埋腦的去參與運動，做傳媒監察做資料搜集到機場派報紙渴望打破新聞封鎖，由五月頭開始次次上街到六月（支聯會接手做大哥後停止），由最初上街被人罵阻塞交通到一百萬人上街自由組合做糾察聲嘶力竭的叫「歡迎市民加入」，最美妙莫過是到工廠區做街頭討論毋須申請說個痛快；真的無法想像……

令人難忘的可能不只是六四，而是當年用之不盡的計仔、做完一樣又一樣又多姿多采的策略、當時社會對人民表達意見的空間的寬鬆，及如發夢一般人與人之間「突然」充滿愛與關懷（而唔係你死你賤唔好落嚟香港打沉我哋 D 經濟！）！！